

89

季刊
2026年7-9月
July-September

華傳

走進青春現場

走進液態校園：在流動的世代中，
與大學生一起尋找那不變的福音。

提燈人

還有福音



89

華傳季刊
2026年7-9月
Jul-Sep



督印人：
林俊仁

主編：
王欽慈

執行編輯：
陳琴鵬

編輯委員：
王欽慈、林俊仁、陳琴鵬、
呂文東

封面/排版：
鄭美心@Impetus Concept

封面照片
上 Photo by Freepik.com
左下 Photo by 宣教同行
(里約)
右下 Photo by 劉鳳英

作者文責自負。版權所有，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
摘編、翻譯、重印或以其
他任何方式使用，或建立
鏡像。轉載需經書面許可
並標明出處。本刊並不授
予第三方知識產權的任何
許可權。

目錄

總主任的話

01 校園事工的反思：我們都住在宣教工場 / 王欽慈

主題文章

03 走進液態校園：在流動的世代中，與大學生一起尋找那不變的福音
/ 田正平，左心泰採訪整理

07 提燈人 / 劉鳳英

11 還有福音 / 陳祖恩、施嘉誠、官維涵、陳浩恩、KK、李尋敬

i 宣

15 神在宣教路上教我的那些事 / 蔡頌輝

芒果樹在微笑

23 從職業觀探討宣教工場的神學教育 / 仁青

宣教士關顧

25 那件看不見的外衣——寫給事奉者的自我照顧小提醒 / 謝賢正

胸懷萬族——走遍人居之地

29 【瞥見一隅】南亞系列：世界之巔下的信仰圖景 / 豪傑

宣教同路人——你的參與

31 【蓄勢待發】尋索祂在我身上的旨意 / 吳少怡

32 【踏上宣教路】當四月暖陽灑在紅土地 / April

33 【窗內有光】窗內有光 / 陳雅蘭

35 生命中的預備 / 吳晨星

36 宣教同行2026：植愛於里約與清邁

40 經費需要：教育與福音並行——緬甸社區事工

校園事工的反思

王欽慈

校園作為典型宣教模式的再思

這期雜誌的主題是「校園事工」。說到校園事工，我們通常會聯想到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知識分子聚集的特定環境。在傳統的宣教觀念裡，校園是一個定義非常明確的工場。不論是在裡面讀書的學生、教書的教授，還是學校的職員，雖然大家背景很不一樣，但都具備「校園文化」的背景。這種在一個邊界清晰的群體中，用同質性的方法來傳福音，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典型宣教模式，它也帶領了許多人信主，獻身服事主！

記憶中的南美經驗：打破圍牆的大學生活

不過，這跟我當年的大學經驗很不一樣。我讀的是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這是一所「城市大學」。它基本上沒有一個集中的校園，各個學院出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的不同角落。學校沒有宿舍，大家散居在家裡或自己租房子；很多同學都是半工半讀，不一定在固定年限畢業，也沒有一年一度的全校盛大畢業季節。對我們來說，上學只是大學生活的一部分，日子裡還包括了打工、家人聚會、去俱樂部踢球、暑假和朋友去旅行、談戀愛，而且生活圈裡的同伴也不一定都是大學同學。當然，如果是基督徒，我們的信仰生活主要還是留在自己原本成長的本地教會裡。

通勤者的信仰軌跡：鬆散卻真實的群體經歷

在這種環境下，我記憶中對「校園團契」的參與感其實沒那麼強烈。畢竟大家不住宿舍，也沒有一個共同的校園空間，很難像傳統團契那樣朝夕相處。對當時的我們而言，上大學和上中學除了上課時間變得比較分散之外，生活形態上沒有太大





差別，每天依然是搭公車在城市裡往返。學校只是一個每天造訪、下課就走人的地方。在這種通勤的大學生活裡，信仰的挑戰不在於怎麼在一個熱鬧的團契裡維持火熱，而是我們怎麼把基督的信仰價值，帶回每天通勤的路線、帶進那個沒有圍牆隔絕的真實社會中。

紐約大學的啟示與事工模式的對比

多年後我住在紐約，在紐約大學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口號：「城市就是你的校園。」（The city is your campus.）¹ 學生們每天搭地鐵、公車上下學，紐約市本身就成了求學經驗的延伸。這讓我想到了，大學事工本來就存在著「住宿模式」與「通勤模式」的分別。因為學生的生活方式不同，事工的走向也就完全不同。住宿模式強調深度的群體凝聚；而通勤模式則必須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在散落的打工場所、原生家庭和社區中，活出基督徒的影響力。這正好啟發了我們對宣教事工的思考。

宣教論述的移轉：我們所住的城市就是工場

傳統上，我們的宣教事工習慣針對一個特定群體，可能是文化相近的族群，或是某個社會階層。但在今天這個「從世界各地到世界各地」的全球化時代，邊界早就模糊了。就好像紐約大學所說的「城市就是你的校園」，同樣的，我們也會發

現——「我們所住的城市，就是我們的宣教工場」。宣教的責任不只是動員別人獻身、奉獻金錢或固定禱告，更包括了我此時此地如何活出福音。我們如何與尚未信主的鄰居、職場同事相處，在日常生活中不只傳揚福音，也用生命活出福音的見證。

活出對基督的敬虔生活

寫到這裡，身邊傳來校園團契的前輩林芸伍宣教士，在五月間安息主懷的消息²。這位出生在夏威夷的華裔宣教士多年來大力推動歸納法查經，參與早期香港校園團契的事工，並有許多包括查經方法、宣教事工，並探討單身姊妹服事的著作。在我讀大學時，她曾到訪阿根廷。我依稀記得我們許多大學生擠在一間本地教會聆聽她的講座。具體的內容已經模糊了，但她風塵僕僕地在全世界教導人讀聖經、珍惜神的話語，並將自己奉獻給主，為主所用的生命見證，確實啟發了我們那一代許多的大學生。或許，不論是校園事工還是宣教事工，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以身作則，不但傳講基督的福音，更是身體力行活出對基督的敬虔與事奉的人生。



2 IFES, Sparking a Love of the Scriptures: Tribute to Ada Lum (1926-2026) https://ifesworld.org/en/sparking-a-love-of-the-scriptures/?switch_language=en Accessed Jun 1, 2026.

1 Michelle Alvarado, 2021, The City Is Your Camous, for Real <https://meet.nyu.edu/life/city-life/the-city-is-your-campus-for-real/> Accessed on Jun 7, 2026

在流動的世代中， 與大學生一起尋找 那不變的福音

田正平

左心泰 採訪整理

他們正在問「我是誰」

每一年九月，大學校園湧入一批又一批的新面孔。他們帶著對未來的期待與困惑，踏入一個比中學更自由、也更不確定的世界。作為一個在校園裡服事超過15年的工作者，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大學生最核心的掙扎，不是課業壓力，不是感情問題，而是一個看似簡單卻極其深刻的問題：「我是誰？」

發展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指出，人在大約12歲到22歲這個階段要完成一項重要的人生任務：建立自我認同。真正的自我認同需要在三個層面上獲得確立：獨特性、連續性、歸屬感。

獨特性，是知道自己不被外在標籤定義；

連續性，是感受到過去、現在和未來是有脈絡的整體；

歸屬感，是找到一個真正接納自己的群體。

而這三件事情，正是福音想要回應的——每個人都是按著上帝形像所造，我們的價值不來自成績或社會地位，而來自創造我們的神：這回應了獨特性；我們的生命在上帝手中是一個完整的故事，過去的經歷不是碎片，而是通向有意義之處的旅程：這回應了連續性；信主不只是個人得救，更是被納入上帝的家，真實團契超越利益交換：這回應了歸屬感。

校園福音事工最大的優勢，在於學生正處在尋找自我認同的階段，而福音能夠從根本上回答「你是誰」：你是上帝所造、所愛、所呼召的獨特生命。學生正在尋找自己，而神早已在尋找他們。

液態社會中的新挑戰

然而，今天的校園和20年前已然不同。社會學家包曼（Bauman）用「液態現代性」來描述當代社會：一切都在快速流動，沒有什麼是固定不變的。過去的社會是「固態」的：你的父親是木匠，你大概也是木匠。人生路徑雖有限，卻相對清晰。但今天，一個學生花了六年學習某個專業，卻發現因為AI技術的發展，這個領域的前景已經完全改變。流動性帶來了自由，也引發深層的不安：自由與不確定，是一體兩面的事情。

在這樣的背景下，校園事工面對三個明顯的挑戰。

一、多元價值觀的衝擊。

曾有學生問我：「這個世界宗教這麼多，你為什麼說耶穌基督是唯一的真理？」這個問題在十多年前，或許可以用「因為聖經就是這樣講」來回答。但今天的學生活在充滿可能性的世界裡，這樣的回答不再足以觸動他們的心。我後來的回應是：「在這麼多宗教裡面，我只有在基督信仰中看到上帝，祂願意為所愛的人付上行動的代價：死在十字架上，又從死裡復活。我委身在這個信仰中，是因為這件事。我也邀請你來看看。」這不是沒有把握，而是一種與這個時代的學生對談的方式。

二、注意力的碎片化。

有一次我和學生約談，一小時裡他的手錶不斷震動，訊息不斷湧入，眼神在我 and 螢幕之間來回游移。我們面對的挑戰，不只是吸引對方的注意力，更是如何幫助他們「整合」生命中的碎片，看見自己的故事有脈絡：你過去的經歷如何塑造了現在的你，現在的決定又如何指向未來。當學生開始學習把碎片串連起來，他們往往會發現，生命有方向，而這個方向的源頭，正是那位掌管歷史的上帝。

三、對制度化宗教的不信任。

我讀大學的時候，如果知道對方是牧師，自然會給予預設的尊重。但今天這個預設已大幅改變。大學生不會因為你是牧者就自動信任你，你必須用生命去贏得。這對服事者來說是辛苦，卻也是健康的：它逼著我們不能躲在頭銜後面，而必須以真實的生命與學生相遇。

道成肉身的服事哲學

面對這些挑戰，服事大學生的核心精神可以用三個詞概括：同在、真實、耐心。

「同在」：大學生需要的不是遠距離的說教，而是有人願意走進他們的生活。一起吃飯、一起運動，甚至一起打電動。有人質疑：怎麼會跟大學生一起打電動？但道成肉身的意義正在於此：耶穌進入希臘羅馬的世界，用那個時代的文化與人互動，在文化中呈現上帝國度的樣貌。我們也需要進入學生的文化，在日常中活出福音。能不能在一起打電動的過程中體現上帝國度的樣貌，才是關鍵所在。

「真實」：這一代學生有敏銳的偵測器，能分辨真假。他們不期待完美的輔導，但渴望真實的輔導：會犯錯、也會承認軟弱。當服事者願意透明，展現不完美，反而能贏得信任。因為福音本來就不是「好人的故事」，而是「蒙恩罪人的故事」。當學生看到輔導也會犯錯，他們就明白：犯錯是可以被接受的，我們可以一起跌倒，一起站起來。

「耐心」：學生的改變往往不按我們的想像發生。我曾認識一位學生，在團契時狀況百出，讓契友們心力交瘁。但他在信仰歷程中慢慢改變，後來進了神學院，畢業後也開始全職事奉，成為其他人的幫助。這提醒我：上帝的工作常常超出我們的預設。校園事工需要這樣的耐心：不急著要學生做決志禱告，而是陪伴他們走過探索的旅程。

心意更新而變化

如果要用一段經文來鼓勵投入校園事工的弟兄姊妹，我會選擇羅馬書12章2節：「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這段經文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大學正是一個人「心意塑造」的關鍵階段，當我們在這個時刻把福音帶進校園，就是在參與上帝「更新」年輕生命的工作。另一方面，這也提醒服事者自己：我們需要不斷被上帝更新。校園的文化在變、學生的語言在變、議題在變，我們不能拿著20年前的方法接觸今天的學生。我自己在15年的服事中，觀念已和起初非常不同。不是福音的核心改變了，而是我對如何傳遞這個不變的福音，有了更深的體會。

認識上帝，帶著從祂而來的核心精神進到大學生中，用他們聽得懂的話語去實踐：這就是校園宣教在這個時代的呼召。

在液態中錨定

液態社會並不會因為信仰而變回固態。AI不會停止發展，資訊不會停止碎片化，價值多元不會消失。但福音的力量恰恰在於：它不需要固態的社會才能發揮作用。無論世界如何流動，「你是上帝所造、所愛、所呼召的獨特生命」的這個事實不會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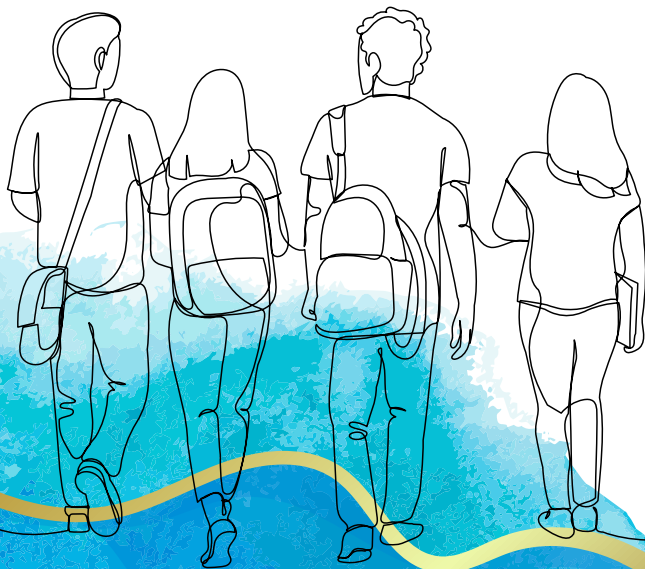
校園事工的價值，不只在於帶領學生信主，更在於他們人生最關鍵的階段，幫助他們在這位不改變的上帝裡面找到錨定。大學生的可塑性極高，生命一旦被福音觸摸，改變往往是劇烈而深遠的。畢業後他們會進入各行各業、各個城市。你今天在校園栽種的一粒種子，可能十年後在你從未想過的地方結出果實。

而服事大學生，也會深刻地改變服事者自己。學生的尖銳提問會逼著你回到聖經更深地挖掘，他們對虛偽的零容忍會逼著你活出更真實的生命。我們的信仰不是被削弱，而是被拓展、被深化、被扎根。

所以，如果你正在考慮是否要服事青年學生。請帶著福音那不改變的核心，學習進入這個液態世代的文化，願意同在、保持真實、操練耐心。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福音的回答比任何時候都更切中人心。因為在所有流動之中，唯有祂是那塊磐石。那些正在尋找自己的年輕靈魂，其實在等待有人帶著這份確據，走進他們的世界。

 **田正平** 校園福音團契大學事工組負責，投入校園事工14年。長期陪伴大學生探索信仰與生命，關注青年世代的自我認同需要，期盼以福音回應學生生命的需要。

左心泰 出生於台灣，國三移居加拿大不久後信主，並蒙召全職服事。2003年畢業於維真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曾任職英文老師、總經理特助和譯者。2005年加入台灣校園福音團契，並於2023年接任總幹事。在2026年初按立為台灣聖公會會長。



劉鳳英



我是在校園被拯救的孩子！

在我最迷茫、失落、封閉的少年成長階段，我遇見了幾位非常愛學生的年輕導師。他們不是學校的老師，而是來學生團契協助帶領工作的教會同工。因著他們，我認識了耶穌；因著他們，我切實經歷了什麼叫作「無私的愛」，而這種愛正好是我從小到大因為破碎家庭而缺失的，原來，真有一種愛是不求回報的。

15歲那年，我回應了這份愛。在我敞開心門接受耶穌的同時，我向耶穌禱告：「主啊，我也要像這些導師一樣，成為校園事工的服事者，去陪伴學生們成長，尤其是那些和我有相同經歷的學生。」

在我服事學生群體32年的歲月里，我經歷了兩種校園事工的替換模式。一種是以講座會的方式進行，接觸學生的人數最多，從幾百人到幾千人，可以大規模地傳遞人生價值觀，但就無法與學生建立關係，無法走進學生的內心世界，無法

Photo from Guilherme Stecanella by unsplash.com

實際地陪伴他們成長。另一種模式就是以小團體的方式進行，從10人到30人左右，但果效最大，影響的層面最深，加上認領教會的後續跟進與牧養工作，將大大減少學生群體所面對的情緒與焦慮狀態，從而幫助他們建立健康的心理指數。而後者正是我近18年來一直採用的事工模式。

曾經有牧者問過我，回望這麼多年的學生工作，有什麼變化嗎？我用三個10年來作對比吧。第一個10年，許多成人會做的事情如抽煙、賭博、喝酒、爆粗口，對當時的學生而言還是被視為不可逾越的紅線，只敢在私底下偷偷學。第二個10年，過去那些需要遮遮掩掩的事，已經被學生認定是一種非常「酷炫」的行為，他們不再害怕別人的眼光。曾經的禁忌變為明目張膽的宣示，規則的邊界已經變得模糊。第三個10年，尤其是在疫情后，曾經屬於青春期的叛逆標籤，如今已在童年期提前登場。小學生的行徑開始比中學生更加激進、更無邊界，演變過程令人心驚，這種小大人的狀態正在挑戰傳統教育的底線。而加入幫派，收保護費，煙不離手，



「我比自己想像的更優秀」講座會。

欺凌弱小、爆粗口、翹課似乎已經成為學生群體的常態，特別是「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的這種囂張態度，更是在我們下一代的群體當中不斷蔓延和發酵。不過，我們需要問的是，這到底是他們情感的一種宣洩，抑或是對許多事情的不滿而作出的吶喊？

2022年，根據馬來西亞衛生部每五年針對中學生進行的《國家健康與病發率調查報告》（NHMS），每10名13至17歲的青少年中，便有一人曾企圖自殺。數據顯示，曾企圖自殺的少年人百分比高達9.5%，有過自殺念頭的少年百分比則是13.1%。而衛生部長拿督斯里祖基菲里於2025年亦曾表示，年齡介於5至15歲兒童和青少年的心裡健康發病率，從2019年的7.9%，增至2023年的16.5%，增幅率達一倍。換言之，在2019年，患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兒童和青少年人數是42萬4000人，來到2023年卻是92萬2318人，兒童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指數令人擔憂。

由此可見，疫情后的校園工作，面對的挑戰比想像中還要大得多！



拼字遊戲：訓練眼力和專注力。

我所接觸的學生群體，多半都是行為比較偏差或另類的孩子。這些孩子，在課業上，有的依然在苦苦掙扎，有的卻選擇得過且過。對於未來，有的選擇躺平或擺爛，但更多的是不知道何去何從。在社會亂象之下，扭曲、放縱和錯謬的思維，讓我們的下一代變得更茫然、更失焦。為了舒緩這種壓迫感，自殘、酗酒、鬥毆、飆摩多、情緒化已是司空見慣的行為。其實，對於這些孩子來說，不管世代變得多麼混亂，他們不過是想找一處讓自己的心可以安定和鬆弛的地方。因此，我們在校園裡推動的課程，其實就是讓他們可以安心把自己交出去的落腳點。

很多人問我，校園服事容易嗎？在馬來西亞，因著宗教和種族的敏感性，校園事工的挑戰，雖然一直都未停止，但神的恩典同樣不曾中斷過。也有人問我，為什麼你可以堅持校園工作到今天，那是因為，在人生的

航行中，神是我們的大牧者，而在學生成長的歲月中，神卻是藉著我們成為這些孩子的引導與陪伴者！校園事工的使命，不僅僅是為了陪伴學生群體成長，灌輸學生群體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學生群體走在對的方向，更重要的是，這是把學生引到神面前而特別開展的一種鋪墊工作。

在牧養學生群體過程中，「一無是處和沒有用」似乎是我在學生口中聽得最多的兩句話，看著他們如此貶低自己，心裡非常難受。其實這些孩子比任何人都在意別人怎麼看他。在他們的世界觀，成績好的，乖巧的就是最受師長和父母疼愛的，像他們這種成績爛的，搞怪的，再加上樣子又不出眾，就會被嫌棄和惹人厭。曾經有學生問我：「老師，大家都希望教到好學生，聽話的學生，大家都喜歡樣貌出眾、好看、帥氣的，那麼，那些比較搗蛋的呢？長得醜的呢？放棄他們嗎？讓他們自生自滅嗎？」這些孩子缺乏的不是知識上的裝備，而是心靈上的建設。他們需要更多地被理解，那怕只有兩三個字的肯定，對他們而言都很珍貴。這些孩子需要更大更寬的空間，一個被愛包圍和包容的空間——校園事工就是這個空間。

我始終相信，再不起眼的孩子，只要把他放在對的地方，他就可以發光發熱。箴言20章5節告訴我們：「人心懷藏謀略，好像深水，惟明哲人才能汲引出來。」在成長班，我們進行各種不同的課程與活動，目的就是為了發掘學生的才華，幫助他們規劃方向與目標，然後引導他們不斷前進。我常常跟學生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4:12）你會發現，當這些孩子願意嘗試朝著自己的目標認真和專注學習時，他們就是最有魅力，也是最亮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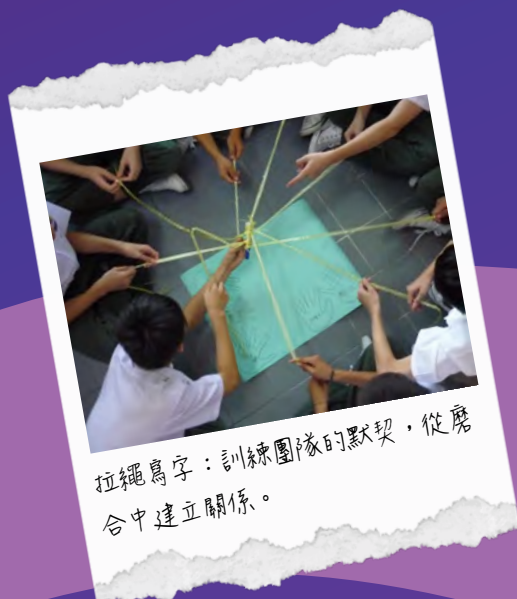
解手鍊：提升團隊協作和溝通能力。

正如實踐神學家丁康黛所說的：「以生命之糧餵養青少年，種下希望種子，使青少年能夠按著神的心意成為昌盛繁旺的群體。」校園事工的使命就是要幫助學生群體揀選生命，以信、望、愛裝備他們，好使他們能夠曉得神的救贖計畫，並擁抱神所賜的生命繪出精彩的一生，讓青春不留白。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亦表示：「我們只有獻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只要何處有學生在掙扎，或迷失方向、或缺乏滋養、或誤入歧途，我們就在那個地方實踐耶穌基督的愛。我們就好像「提燈人」（The Lamp-bearer），燈火不是為了照亮對方的缺點，而是為了照亮他腳下的路，防止他摔跤。

箴言22章6節所說：「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這不只是推動校園事工的核心價值，更是校園事工的呼召與使命。校園工作賦予我的意義，重點不是我給了學生多少，而是因為學生的出現，讓我得著更多，收穫更多！

因此，如何走進校園，尋找迷失的年輕一代，如何為神打下這一片的福音禾場就是我一生都想要盡全力完成的「夢想」。只要還有學校願意開放，我就會持續地走進去，讓學生被造就，讓主的名被高舉，阿們！



劉鳳英 考獲大眾傳播與神學學士，擁有32年青少年與校園的服事經驗，到中小學推動品格教學活動和成長班課程，常受邀到不同青少團契進行培育工作。





過去這些年，除了紛擾不息的世界戰事，
另一股騷動也一直在看似平靜的校園裡暗暗鼓譟：
暴力、霸凌、性、毒品，
以及節節上升的自殺率。面對這些問題，
除了壓抑、道德與紀律，還有什麼能真正帶來改變？
我們相信，還有福音。

他們相信，也經歷著——在不同國家，
不同校園中，同一個福音，同一股轉化生命的力量。

我學習用恩典說話 陳祖恩，台灣

我在馬來西亞砂拉越州長大。根據2020年的人口統計，砂拉越約有一半人口為基督徒，是馬來西亞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州屬。「做禮拜、去團契」在我的生活圈中，是連非基督徒都耳熟能詳的詞彙；每逢12月，各地的聖誕遊行總吸引大批群眾駐足圍觀；而在我成長的城市裡，幾乎每隔幾條街便能看見一間教堂。

可以說，在我的家鄉，基督信仰就像陽光雨水般自然。我從未體驗過自身信仰作為「少數」的孤獨，更遑論思考「宣教」的本質——那彷彿只是海外宣教士返國述職時，偶爾才會聽見的生澀詞彙。

直到來到台北就讀大學，我才第一次經歷屬靈生命真正意義上的「斷乳」。截至2024年，台灣基督徒人口約佔4%，這使我的視角產生極大的翻轉：基督徒不再是社會中的多數，也無法預設身邊的人都熟悉信仰的語言。對許多人而言，福音並非令人反感，更多時候，是陌生與無感。



失語的時刻

尤其作為一名哲學系的學生，我也曾經歷作為信仰者的焦慮——彷彿在一個講求後設批判、追求理性思考的環境中，帶著信仰進場，就必然站在論述上的「劣勢」，甚至是不理性的一方。我猶記得，在討論課上試圖帶入基督信仰的視角時，迎面而來的是如潮水般的詰問與批判。在與室友、同學談論信仰並分享信仰的過程中，我也曾在難以回答對方的疑問中經歷深刻的自卑感，卻也在衝擊中更急迫地審視自己所擁有的信仰內容。

在探索的路上，我開始產生深刻的提問：宣教到底是什麼？它只是路傳、佈道會、差遣宣教士嗎？還是它不限於這些形式，而擁有更深刻的本質？

來台灣之前，也曾學習過「五色珠」或各類福音小冊子的使用方式，這些工具精簡有力，也確實以「簡單、可傳遞」的方式讓許多人聽見福音，卻讓我在面對游敘佛倫兩難與神義論時，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失語」。我開始意識到，基督信仰的豐富與生命的複雜性，有時候很難被化約為一些要點或簡答題。如果宣教只是技術性地輸出標準答案，那麼在充滿質疑的校園中，這套方式顯然正在失效。於是，我開始尋找一種能與當代心靈對話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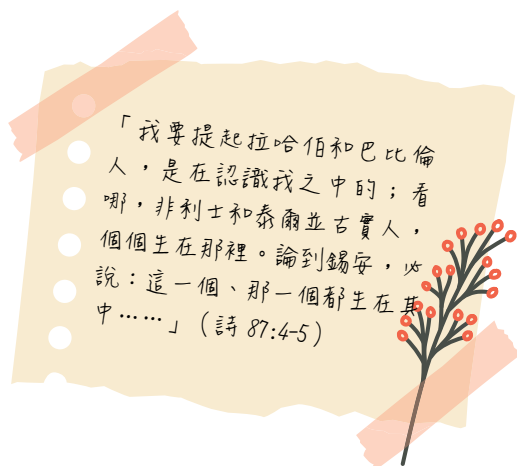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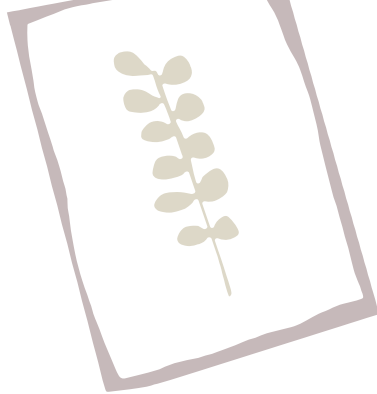
宣教，是渴望好友也能品嚐這份愛

「然而，律法的總綱乃是愛。」後來我才明白，宣教的動力並非出於對靈魂沉淪的恐懼，而對每一個當下的需要作出真實生動的回應。

某個深夜，我與團契好友分享近況、吃著宵夜時，忽然萌生一個念頭：若我的其他朋友，也能在這個群體中經歷因上帝之愛而彼此接納、和睦共處的關係，那該有多好？宣教不再是「你贏我輸」的零和關係，而是盼望身邊的人也能一同品嚐這份愛。誠如畢德生所說：「我的工作原不是要解決人們的問題，或者讓他們開心，而是要幫助他們看見恩典運行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我認為，當宣教的核心被確立為「分享恩典」，方法便不再是僵化的模板，而是我們與聖靈一同揮灑創意的空間。我認識許多充滿活力的基督徒，他們都按著自己的恩賜參與宣教：有人加入短宣隊，親身服侍並與當地人建立真實的關係；有人透過音樂創作頌讚神的信實與美善；也有人在神學上不斷裝備自己，以護教學與人對話。然而，他們始終有著共同的目標——引人轉向神，並與祂建立美好的關係。

而我也選擇踏上這條道路。無論是陪伴、安慰朋友，還是與他們討論信仰，我都深信神早已開始工作。我的責任，不過是留意祂正在做什麼，好能回應祂、參與其中，並以此為樂。



在校園中繪製上帝的戶口名簿

寫在最後，我僅以一段詩篇來描述我心中宣教終極的定位：「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倫人，是在認識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泰爾並古實人，個個生在那裡。論到錫安，必說：這一個、那一個都生在其中……」（詩 87:4-5）

這段經文當初給予我極大的震撼。拉哈伯、巴比倫、推羅，這些原本是外邦地、甚至是神百姓敵對的地方，但在上帝的記錄冊裡，祂竟然親自宣告：這些原本「生在異地」的人，都要被記錄為「生在錫安」。我以為這就是校園宣教的真異象：上帝並非要我們把學生從他們的文化或理性的探索中抽離，而是要在這所校園裡，看見每一個靈魂原本就屬於神。我們的工作，是去見證、去宣告——即便是那「生在哲學系」、「生在懷疑中」的人，在上帝的心意裡，也可以被稱為「生在錫安」。

回首這段旅程，從砂拉越信仰瀰漫的環境，到台北校園的理性張力，我逐漸意識到，上帝正在拓展我對「宣教」的理解。雖然標準化的工具在某些處境中顯得侷促，但福音的能力終究會透過不同的生命形式被傳開。

身為一名在台的大馬留學生，我不再因「少數」的身分而自卑。願在這片禾場上，不帶傲慢的答案，而是帶著如同深夜宵夜時那份真誠的愛與陪伴，與在理性與生命中掙扎的人一同尋找通往錫安的道路，因為，所有泉源都在上帝裡面。

住在祂的愛裡 施嘉誠，美國

你好！我叫Eric，是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即將升上大二的學生。

剛來到安娜堡（Ann Arbor）時，我並沒有特別研究當地的教會，只知道希望自己繼續維持每週聚會的習慣。靠著神的恩典，我來到Harvest Mission Community Church（Harvest）。Harvest很重視「群體生活」（Community），而其中一個重要的實踐方式，就是設立Life Gro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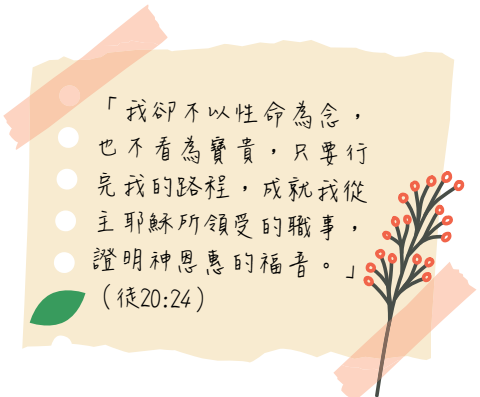
每個小組約有15至20位學生，在一整個學年中，這些小組不僅幫助成員與神建立更深的關係，也促進弟兄姊妹彼此之間的連結。

這樣的群體，是為了實踐教會的使命——將失喪的人塑造成基督的門徒，並藉著他們去改變世界。歸根究柢，Life Group的目的，是幫助我們更深認識神，並明白祂對我們生命及這個世界的心意。

完成在密西根大學的第一年後，我深深體會到，福音確實有能力以不同方式轉化我們的校園。來到安娜堡之後，我愈發意識到罪在這個世界、尤其在校園中所帶來的掙扎與轄制。無論是學業還是社交生活，各種價值觀與期待都深深影響著學生。

我想分享一個關於我、神，以及一位朋友Ted的見證。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徒20:24）



我們在高時相識，後來也一起進入密西根大學。然而，高中時期的友誼並不穩定，也稱不上親近。這段關係更多是出於習慣，而非真正的愛與關懷。來到密西根後，我們見面的次數愈來愈少，只因共同的朋友圈而維持著表面的聯繫。

時間快轉到2026年4月、復活節主日前一晚。那段時間，我持續穩定地參加本科生Life Group，而隨著學期接近尾聲，我們也被鼓勵邀請朋友，並一同活出小組的主題經文：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徒20:24）

神讓我明白，即使過去我一直對Ted心存不滿，也不應讓個人情緒攔阻祂所要成就的救恩。即便負面的情緒使我不願親近他，這也是神對我忍耐與愛的操練。我邀請他參加復活節主日聚會。透過這件事，我開始更深地明白，神對這個世界的愛是何等真實，也相信祂將Ted帶到密西根，有祂自己的心意與計畫。

過去八個月，神在我生命中做了許多工作。透過參與Life Group，我有機會聆聽不同的信息，參與查經和彼此分享，也在其中更認識祂的性情。

我學習住在祂的愛裡——不只是祂對我的愛，也包括祂對身邊每一個人的愛。我與神的關係被更新改變，也逐漸明白，自己不再只是被罪與軟弱所定義，而是被天父以看待祂兒子耶穌基督的眼光來看待。



在「自己的世界」裡 官維涵，阿根廷

過去一年，最讓我在意的不是遠方的戰火，而是校園裡那股無聲的窒息感。在我就讀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UBA）經濟學院，沒有社會新聞上出現的暴力、霸凌、性、毒品、自殺等激烈詞彙，相反，這裡的一切都很平靜，甚至有些冷漠。

一所聚集著年輕人的大學，彷彿每個人都像被一層看不見的薄膜隔開。大家忙著上課、打工、趕車、滑手機，各自活成一座孤島。課間走廊總是擠滿人，但很少有人真正談論內心的事；同學們會一起完成小組作業，散課後卻各自離去，幾乎不再聯絡。這種「各掃門前雪」的氛圍，衍生出更深的問題。孤獨、迷失、學業壓力，都被小心翼翼地藏了起來。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快撐不下去，因為在這裡，即使真的倒下，也未必有人在意；開口求助，反而像是一種軟弱。

那福音能改變這樣的校園嗎？我的答案是——能，但不是靠講大道理，也不是靠定一堆規矩。UBA的學生最不缺的，就是「自由」和「理論」；真正缺少的，是一個可以安心、不必偽裝的小角落。福音真正的力量，在於它先在乎人的心……當一個人被無條件接納時，才會願意卸下那身盔甲。如果基督徒能在校園裡活出不競爭的陪伴、不論斷的傾聽、不功利的服事——給趕論文的人帶一杯咖啡，陪掛科的同學一起複習，辦一場沒有壓力的讀書會——那福音就能從「我的世界」破牆而出，走進「我們的世界」。

說一個失敗的例子，也許更值得反思。前幾天，一個校外天主教團體在學院門口發送袖珍版新約聖經，希望把福音傳出去，結果大多數人連停下腳步都沒有。有些人接過後，下一秒走進校園便隨手丟棄。沒有人覺得這樣的冷漠有什麼不妥，因為大家早已習以為常。每天都有人在門口發傳單、宣傳理念，久而久之，UBA的學生對一切「被推銷」都特別反感。你越急著說服，他們反而把牆築得越高。

相較之下，另一種嘗試似乎更有效。幾個學生自發組成了一個「學術陪伴小組」，名義上是一起複習微觀經濟學，實際上也分享生活中的壓力。起初大家只討論習題，慢慢熟絡後，有人開始談起失眠、經濟困難，甚至曾想過休學。在這個小組裡，他們逐漸放下高牆，在學業上彼此扶持，也學會互相關心。他們沒有刻意傳遞什麼思想，只是默默陪伴、適時伸出援手，而這裡也漸漸成了學院中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地方」。

我想說的是，在這股無聲的窒息感中，人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思想，也不是每天門口那些急於推銷的聲音。因為大多數人早已沒有心力，再去閱讀那些與自己無關的資訊。人首先需要的，是看得見的行動，是陌生人的關心，是願意傾聽與默默陪伴的人。福音不是攻城掠地，而是在每一個「自己的世界」門前，輕輕敲一下，然後耐心等待那扇門從裡面打開。

但願每一個人打開門的那一刻，迎接他們的，都是這份溫柔的福音。



解憂小站 陳浩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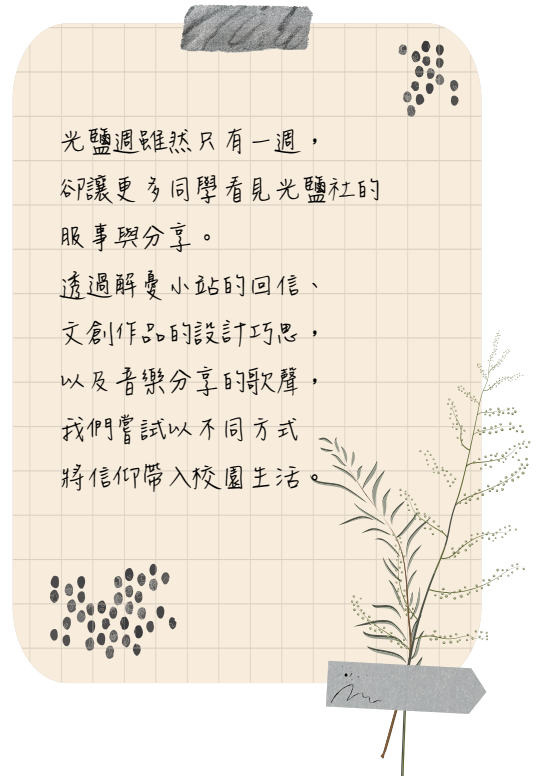
今年四月初，台大光鹽社於校園內舟山路舉辦為期一週的「光鹽週」活動，內容包含解憂小站、團契成員設計的手作文創商品販售，以及基督教音樂分享，讓同學接觸福音，也促進我們與校園同學的交流。

活動中最吸引同學駐足的是「解憂小站」。我們準備免費冰飲，讓路過的同學停下腳步，也藉此認識團契。攤位旁設有桌椅，讓同學邊喝飲料，邊在「解憂信」上寫下煩惱，可能是日常小抱怨、心情分享，或只是想聊聊天……留下回信方式後投入郵筒，同時領取一份解憂餅乾。之後我們整理信件，一一回覆，以福音的角度陪伴他們面對處境。

除了「解憂小站」，另一重點是販售團契成員手作的文創商品，包括聖經故事或經文明信片、鑰匙圈、杯套、皮革吊飾與手環，以及毛線編織鯨魚、聖經與十字架飾品等。每件作品都融入信仰元素，如經文金句或聖經故事（以利亞降雨、挪亞方舟、作光作鹽等）。在介紹商品時，我們也會自然分享背後的福音信息。即使有同學一開始對信仰陌生或保留，仍可能因喜愛而購買；也期待他們在日常使用時，想起這份信仰與故事。

除了攤位互動之外，我們每天中午也安排音樂分享，由不同團契成員組成樂團，演唱基督教歌曲，並邀請同學前來聆聽。透過歌聲，讓更多人接觸這份信仰，也在結束後延伸到攤位交流，認識團契的日常與文創內容。

光鹽週雖然只有一週，卻讓更多同學看見光鹽社的服事與分享。透過解憂小站的回信、文創作品的設計巧思，以及音樂分享的歌聲，我們嘗試以不同方式將信仰帶入校園生活。我們相信，這一週所撒下的種子，將在未來某個時刻發芽結果；願神祝福產出美好果效，使我們在校園中成為祂的見證。



作鹽作光 KK, 澳門

澳門大學位於橫琴，校園環境寧靜，學術氛圍濃厚，但背後同樣存在不少挑戰。學生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內地生、本地生與國際生共處一校。校區與澳門市區隔著一道關口，地理上的距離也容易形成心理上的隔閡，而不同群體在語言、生活習慣和價值觀上的差異，亦不時在日常相處中浮現。此外，澳門作為「賭城」，金錢、享樂與速成文化，也無形中影響著學生的思維。看似平靜的校園，實則承受著學業、人際和情感壓力；性試探、毒品誘惑、霸凌，以及日益增加的情緒困擾與自殺念頭，也在暗處蔓延。

許多學生對福音並不陌生，甚至比我們更熟悉。但大多數學生會選擇卻步或拒絕：有人覺得還年輕不急於決定、有人覺得靠自己便可、亦有人覺得福音很沉悶。校園像一片等待鬆土的田地，種子不少，但需要能深入生命、帶來改變的澆灌。

聖經記載：「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林前3:6）福音要轉化校園，雖有困難，卻並非不可能。大學生具備理性與分析能力，若以說教或硬性灌輸，不是王道，未必有效；相反，以生命影響生命，或許更為可行，讓未信者在互動中學習親身經歷上帝。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光……」

（太5:14）我們所能做的，是在校園中活出這光——透過陪伴、聆聽與分享，使福音成為可被觸摸的生命見證。

2025年，我在校內認識一位內地生。她坦誠說：「這個世界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掌控一切，我不確定是什麼，但曾聽過『神』的概念，所以想多了解。」聽到時我其實有些害怕，因為對方聰明而直接，而我卻笨拙，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清楚分享福音。於是在見面前，我不斷禱告，求天父親自參與我們的對話。之後我建議她每天細心感受當天的經歷，嘗試留意上帝的作為；也開始引導她學習禱告。感恩的是，後來我也順利邀請她到教會。

前陣子，她與我分享自己親身經歷天父的事。她說：「我平時晚上也會禱告，但沒想到祂給我的平安這麼深，我不知道怎麼形容，真的很奇妙。」在那之後，她決志禱告，願意成為天父的門徒並接受差遣。這樣的經歷十分珍貴，因為人唯有親自經歷祂的同在，才能生出如此真實的信心與感受，這也是我們無法替代的工作。我們所能做的，是陪伴、聆聽與分享，在同行中彼此成長。正如聖經所說：「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一4:19）

大學校園雖然仍充斥誘惑、試探與慾望，但我相信信徒仍可以生命影響生命，在其中作鹽作光，忠心回應神所創造的一切。

生命被更新轉化的地方

李尋敬，馬來西亞

過去幾年，世界各地發生了許多令人心碎的事情。除了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與衝突之外，校園內也正悄悄出現另一場危機：暴力、霸凌、不當性行為、毒品，以及學生自殺人數的上升。這些問題已不再是零星事件，而是在當今社會中變得愈發普遍。特別是在馬來西亞，國立學校不斷傳出令人不安的報導，包括打架、霸凌、性侵事件，甚至學生死亡事件。

面對這些問題，人們往往以更嚴格的規則、懲罰或道德教育作為回應。雖然紀律確實重要，但我相信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層面，能真正改變人的生命——那就是福音。

我曾在柔佛新山的一所基督教學校就讀，這段經歷讓我看見福音在塑造校園群體方面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在那裡，基督信仰不僅僅是一門課程或每週活動，而是整個校園文化的一部分。我們有聖經課、早晨靈修、禱告，以及每週的青年聚會。學生們不斷被提醒，他們是被上帝所愛的，而他們的價值不只建立在成績、受歡迎程度或外貌之上。

這樣的環境深深影響了學生的態度與行為。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師與校長所扮演的角色。他們許多人是基督徒，其生命與價值觀反映出基督的教導，例如愛、忍耐、謙卑與饒恕。他們不僅教導課本知

識，也透過自身的行為與態度，成為學生的榜樣。

相較於我所聽聞的其他非基督教學校的情況，我的學校較少出現具有攻擊性或不尊重人的教師。老師們不以恐懼或嚴厲的懲罰管理學生，而是在學生犯錯時願意傾聽、引導並鼓勵他們，從而營造出更健康、更安全的學習環境。

老師在塑造學生品格上扮演著關鍵角色。學生在學校中度過生命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此教師的言行會深刻影響他們的思維、語言與待人方式。當老師展現善良、正直與同理心時，學生也更容易培養出同樣的品格。

當然，沒有任何一所學校是完美的，基督教學校也同樣會面對問題。然而，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受福音影響的學校往往更具關懷、尊重與群體意識，嚴重問題行為或暴力事件的比例也相對較低。

最重要的是，福音帶來盼望。許多學生在沉默中承受孤獨、壓力、家庭問題與情緒痛苦，甚至因此失去希望。福音提醒他們，他們並不孤單，上帝深深關心他們。這種關於盼望與生命意義的信息，正是許多年輕人所迫切需要的。

我相信福音能真正改變學校與社群。它所改變的不只是行為，更是人心。當學生透過基督學習愛、饒恕、尊重與生命的意義時，學校就不再只是學術學習的地方，而是生命被更新與轉化的地方。

神在宣教路上教我的那些事

神僕人必須搞清楚的五種關係

Facebook: Andrew Chai
IG: andrewchai0130

自己是誰？

是神所愛的兒女，是神所用的僕人



同伴是誰？

他們不是競爭對手，而是神給你預備一同完成使命的人



世人是誰？

他們不是敵人，而是你見證和服事的對象



魔鬼是誰？

牠是真正的敵人，戰勝牠是靠屬靈的軍裝



上帝是誰？

與你同在的是
全能全愛的那一位



近期受邀於一所神學院的宣教團契進行線上分享。坐在書桌前思忖，聽眾皆是深研神學、對福音懷抱火熱心志的未來牧者與宣教士，在學理與熱誠兼備的他們面前，我該講什麼？回算自己在宣教領域服事即將邁入第30個年頭，是時候抽空靜下心，梳理那份銘刻於靈魂深處的成長。隨即，那些在異鄉與主同行的點滴如泉湧出。

本篇先分享五個段落。雖然在一般教會牧養或機構事奉中亦能有這些體察，但對我而言，卻是在宣教前哨站中的領悟。本文所列沒有嚴謹周密的神學系統，更像是宣教路上隨走隨寫的生命拾遺。它們沒有刻意的先後順序，卻是我這30年宣教生涯最真實的底色。

一、神真是信實可靠的

這絕對是服事生涯的第一課。1997年，我們夫婦（當時仍是未婚夫妻）申請前往金邊的宣教訓練中心接受一年培訓。校方要求我們自籌生活費，目標僅為每月120美金。原以為籌款順利，孰料出發在即，其中一家答應支持的教會因突發困難告退。迫在眉睫之際，也無暇另覓資源，只好抱著「省吃儉用亦是操練」的心態硬著頭皮啟程。令人驚嘆的是，那一年儘管我們「一薪二用」，竟未見缺乏。我們並沒有四處要錢，但每逢山窮水盡的緊要關頭，恩典總會奇蹟般地如期而至。

這並非孤例。隔年，我們雖籌足了預算，資金卻因故被凍結在銀行無法提領，然而一年過去，我們依然凡事充足。到神學院進修期間，實習教會曾連續數月漏發津貼，就在我們為下一餐憂慮時，神供應的奇蹟再度上演。20多年來，事奉的預算規模不斷擴大，但因著早年這些「信心的基本功」，使我們在面對往後的危機時，能多一份從容不迫的坦蕩，少一份驚惶失措的動搖。

宣教工場上的這些磨礪，使我對神的認識，不再只是神學課本裡的教條或詩歌裡的詞藻，而是化作一次又一次刻骨銘心的生命見證。

二、教會不一定理解你的感動

相較於經費短缺，來自教會內部的不理解，往往是宣教路上更難跨越的門檻。

就在我們為第二年經費提出申請時，換來的卻非支持與遮蓋，而是冷言冷語的質疑，彷彿我們是假借宣教之名、行觀光旅遊之實。永遠記得那一晚的執事會，走出會議室後，我們夫婦坐進車內，壓抑許久的情緒瞬間潰堤，趴在方向盤上痛哭失聲。當時心中盈滿了委屈與不解：「獻身全職事奉難道不是美事？遠赴異鄉宣教難道不值得肯定？教會能差派宣教士難道不該是榮耀與喜樂？」更有長輩引經據典地試圖勸退，強調宣教應從「耶路撒冷」起首，將目光鎖定在本地同胞。

20多年過去，考驗並未止息。三年前，我再度遭遇深重的誤解與抨擊，獨自啜泣了好幾天。這讓我領悟到：誤解與委屈，原是事奉中的「必修課」。環境的喧囂或許不會停歇，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在眾議紛紜中，依然擇善固執。很多時候，他人的不贊同未必出於惡意，僅因每個人領受的感動與生命經歷迥異。這更提醒我，當自己也成為前輩時，切莫以過往的經驗為枷鎖，去扼殺或詆毀年輕人那份與眾不同的屬靈領受。

時至今日，推動普世華人教會投身宣教，仍是我心中最沉重的負擔。對我而言，大使命的邏輯簡潔明瞭，不容半點模糊：那是掌管天地權柄之主的絕對命令，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那是頒布給所有門徒的託付，無人能置身事外；那更是面向「萬民」的呼召，任何教會或信徒都不該以「本地優先」為藉口而自畫地牢。若主耶穌今日站在我們

中間，祂的定旨依然亙古不變。故這也應該成為我們的堅持。

教會的肯定固然是助力，但主的呼召才是底氣。宣教者的職責不是為了博取大眾的共鳴，而是要在眾人的「不理解」中，完成對神「最絕對」的順服。

三、不要小看每個微小的服事

宣教禾場上充滿著各種各樣的服事，哪些更重要？有時，服事對象顯得毫不起眼，我們需時刻惕勵自己：服事這至微小的一員，便是服事主耶穌；有時，所做之工看似微不足道，既無講台的榮耀，也無建立教會的勳章。然而，天國的邏輯與世俗迥異：真正的大事，往往隱藏在我們眼中那毫不起眼的微小細節裡。

身為人，我們極易被世人定義的「大」所迷惑——那些亮麗的職稱、炫目的舞台、聚焦的燈光，或是履歷表上足以引以為傲的頭銜。聖靈卻不斷在我耳邊低語：當那日站在審判台前，主耶穌不會查驗我們是否曾任主任牧師、總幹事或會長，也不在乎我們開拓了多少據點、擁有多大的社會影響力。祂真正在意的，是當那位弟兄飢寒交迫時，我們是否遞上一碗熱湯？在他病痛孤單時，我們是否曾駐足探望？一如那位好撒瑪利亞人，在無人看見的曠野，向受傷者伸出援手。

在地上追求卓越或承擔職分並沒有錯，但人心的軟弱常使我們在追逐掌聲時，不自覺地遺忘了上帝真正在意的小事。宣教領域中，許多拓荒與深耕的工作往往曠日持久且難見回報。但我深信，若我們甘心走入那些世人視線之外的幽暗角落，在那裡所播下的種子，必在神永恆的國度裡綻放出人意表的驚喜。

事奉的價值不在於台上的光鮮，而在於台下的忠心。偉大的宣教不在於做了多大的事，而是在於用多大的愛，去完成神眼中的每一件小事。

四、前輩的督導與陪伴很重要

由於我們夫婦在很年輕便投身宣教，上帝美意的安排，使我們在漫長的事奉歲月中，總有靈性成熟且經驗豐富的長輩伴隨左右。神學院畢業後，我們首站前往韓國參與傳道人培訓。那段日子，何俊明牧師夫婦與我們並肩作戰，後來他們轉赴他方，神又差派資深的吳端揚牧師夫婦前來接力。這份亦師亦友的情誼，不僅紮根於韓國，更一路延伸至柬埔寨的禾場。

回首那段時光，最令我們心馳神往的，莫過於服事告一段落後的午後散步。在學院後方幽靜的農村小徑上，與這些前輩彼此敞開心扉來交流。每逢週末，我們總滿懷期待地一同驅車共進晚餐、穿梭於賣場採買日常。就在這些瑣碎的日常縫隙裡，我們分享事奉心得、剖析人事糾葛，甚至在毫無防備的談笑中排解壓力。長輩們那份真誠不諱的提醒，總是如同定海神針，讓我們在紛擾中不至偏離；即便只是靜默相伴，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亦是宣教旅途的不可或缺的養分。

隨著年資漸長，我們逐漸步入獨當一面的階段，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成為孤島。在德國服事期間，母會主任牧師主動發起連結，邀請我與另一位宣教士每週線上代禱。即便行程滿檔、身心俱疲，心中總會有微小的聲音提醒我：這份屬靈的守望絕非負擔，而是操練。它讓我明白，無論走得多遠、職位多高，我們永遠需要那份「鐵磨鐵、刃磨刃」的生命碰撞。

宣教從不是一個人的孤軍奮戰，而是一群人的生命交織。前輩的督導不是約束，而是恩典的遮蓋；同儕的代禱不是程序，而是信心的續航。

五、務必時時保持清醒

在新加坡神學院進修期間，在尤金·畢德生（Eugene Peterson）所寫的書中讀到一句話讓我長久銘記在心：「牧者的首要職責，便是保持清醒，並帶領會眾一同保持清醒。」

這句話成了我數十年宣教旅程中最振聾發聵的提醒。我愈發體悟到，神國工人最核心的素質便是「清醒」。我們最大的試探，追根究底皆源於「神志模糊」：有時是被失敗的挫折擊垮，有時是被成功的掌聲沖昏，有時則是在盲目攀比中失焦。一旦陷入「不清醒」，我們便會本末倒置，迷失在關係錯亂、事奉失焦的迷霧中。

因此，我們必須時時回歸那最基本的邏輯基石：

神是誰？祂是創造和掌管萬有的主，滿有大能、信實、公義與慈愛。大使命並非我

們的重擔，而是祂必然成就的計畫；我們不過是有幸參與這份榮耀的受邀者。

自己是誰？我們既非拯救世界的彌賽亞，亦非天國廉價的苦力，而是被神親自贖回、因愛而生的兒女，受託去傳遞那份改變生命的呼召。

同工是誰？他們絕非角逐資源的競爭對手，而是神量身打造的「磨刀石」，旨在磨練我們的品格，更是天路上生死與共、相互扶持的夥伴。

敵人是誰？不是身邊的同工，更非尚未信主的群眾，而是那狡詐的撒旦。看清了這一點，我們才懂得謙卑儆醒，披掛屬靈的全副軍裝，在爭戰中得勝有餘。

神真正喜悅的服事究竟為何？並非亮麗的職稱、傲人的業績，或是虛浮的人氣，而是一顆單純愛祂的心，從生命深處自然流露出的馨香氣息。

清醒，是事奉者的第一天職。只有認清了「我是誰」以及「服事誰」，我們才能在功成名就時不竊取榮耀，在落魄艱難時不輕言放棄。

總的來說，我深深體悟，在服事路上，自己成長了多少，遠比許多耀眼的成就更寶貴。當然，宣教路上的學習不僅限於這五點，我會繼續觀察、省思，亦會繼續著筆分享。

從職業觀 探討宣教工場的神學教育

仁青

「職業」在社群裡面常用作定義身分。在不同文化之中，「職業」除了謀生，更反映了社會對身分、價值、責任的理解。而職業帶來收入、社會地位等，更進一步影響成功的定義。對牧者而言，牧職既源於上帝的呼召，亦同時面對真實世界中的經濟壓力、家庭責任與社會期望。因此，神學教育所關注的，不應只是神學知識的傳授，更包括如何幫助神學生理解自己將來所承擔的身分。

不同文化背景的宣教士，往往帶著對「牧職」的既定印象進入工場。然而，若這些理解未經反思套用於當地神學生身上，便可能產生誤解，甚至傷害。因此，宣教士在工場培育當地牧者時，除了提供牧養教會的裝備，更需要幫助神學生建立健康並合乎真理的牧職觀。

（一）牧職是否必然是一種「職業」？

在許多西方社會或宗教自由度較高的地區，牧職通常被社會視為正規全時間的職業。傳道牧師不僅在法律上獲得認可，甚至在社會有著被尊崇的地位及福利。教會普遍也樂於為牧者和宣教士提供經濟支持，使他們能專心事奉。

然而，在不少宣教工場中，情況卻截然不同。由於政治經濟或宗教條例的限制，牧職未必能成為全職工作。他們未必能得著家人的理解，在社會上甚至被邊緣化，或需要同時從事其他工作，以維持生計。這種學效保羅織帳棚的「雙職事奉」（徒18:3）並非罕見。

因此，宣教工場中的神學教育，必須避免將「牧養等於專職工作」視為不可動搖的真理，將兼職工作的當地同工視為「未能專心事奉」，



甚至認為其靈命或委身程度不足。而應幫助神學生明白，牧職雖在社會上被歸類為職業，但在信仰裡卻植根於神聖的召命。

（二）視牧職為職業的潛在危機：

1. 教會容易走向消費文化

當牧職被視為「職業」而忽略召命，其工作會更容易被事工績效來衡量，若會眾被視為「薪金提供者」，教會便可能落入消費文化的邏輯，牧者被期待滿足信徒的宗教需求，追求人數增長而非帶領信徒成長與委身。長遠而言，教會關係會逐漸由屬靈群體轉變為服務與消費的關係。

2. 牧職被限制於宗教功能

在許多社會文化中，宗教人士的角色主要是維持社會秩序與人生禮俗，例如婚禮、喪禮、祝福儀式等。他們雖受尊重，但信仰的角色會較為被動。

然而，基督教的牧職觀卻具有強烈的宣教性。主耶穌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太9:37）牧者不只是宗教儀式的主持者，更是被差遣進入世界的人。因此，神學教育不能只培養「宗教禮俗主持」，而應塑造具宣教心志的僕人領袖。

3. 容易將職涯思維取代事奉心志

若牧職被視為職業，神學生自然也會以職涯邏輯來理解事奉。例如：是否有升遷？薪酬是否增加？按牧是否代表地位提升？

然而，教會中的事奉除了外顯的「成功」，更多的是充滿自我隱藏、犧牲與忍耐等待的生命操練。按牧並不同升職，薪津也不一定與工作量成正比。若神學生缺乏召命觀，便容易在現實壓力與挫敗中失去方向。

（三）培育「召命觀」而非「職業觀」

誠然，神學院對於教會，在培養未來牧者上承擔「認證」角色。完成神學訓練，往往意味著一個人正式進入牧職體系。然而，若神學教育不能停留在知識傳授與資格認可，神學教育不應只是將人「抽離世界」，而應幫助人帶著福音重新進入世界。

在宣教工場裡的神學教育，往往會有很多年青信徒，在當代急速變遷的世界，若長期只停留在教會系統之內，反而可能逐漸與社會脫節，其牧養與講道也容易失去觸碰人心的能力。適度保留與社會的接觸，會讓他們更能理解人群的掙扎與處境。召命觀亦讓牧者不會將事奉局限於教會體制之內。今天許多地區的牧者同時身處職場當中，他們雖未必是傳統意義上的「全職傳道人」，但卻能無損他們牧職的召命。

不同文化對職業的理解，深深影響人如何看待牧職與事奉。當宣教工場中的神學教育忽略這些文化差異時，便容易將受訓中的神學生推向某種特定的牧職模式。願宣教士明白神學教育最重要的使命，不只是培育能夠在工場上「作牧者」的人，而是塑造願意在任何情況、無論在任何「職業」都能跟隨基督、傳揚福音、忠心牧養群羊的教會領袖。



仁青 華傳宣教士，多年來於香港、柬埔寨參與神學教育工作。

那件看不見的外衣



——寫給事奉者的自我照顧小提醒 🌈 謝賢正

那個孩子，是你嗎？

還記得安徒生童話《國王的新衣》嗎？

國王穿著一件只有「聰明人」才能看見的衣服，站在眾人面前。其實，大家都知道他什麼都沒穿，卻沒人敢說出來，因為害怕顯得不聰明、不合群，或破壞氣氛。直到一個孩子，輕聲說出真相：「他什麼都沒穿……」

小時候，我以為這個故事是在嘲諷國王的愚蠢。長大後卻有了另一番體會——真正令我驚訝的，其實是那一群知道真相，卻選擇沉默的人。不是因為他們虛假，而是因為他們害怕。

如果這個故事像一面鏡子，也許它不只照向童話裡的國王和群眾，也照向我們自己。

我們那件「看不見的外衣」

對不少事奉者來說，我們的信仰生活與事奉角色，有時也會在不知不覺中，穿上一件「看不見的外衣」。

外表看起來，我們很忙、很投入、很忠心；但內心深處，可能早已感到疲累、緊繃，甚至有點「魂不附體」。這件外衣之所以如此真實，是因為它不只讓別人安心，也讓我們自己安心。

它默默地告訴我們：

「我還可以。」

「再撐一下就好。」

「我這樣忙，這大概就是忠心事奉該有的樣子吧。」

於是，我們學會把自己包裝成別人期待看到的樣子；
久而久之，連自己真正的狀態，也看不清了。

我們繼續往前走，卻很少停下來問一句：
我現在，其實過得怎麼樣？



一頓飯的回想



我還記得剛參加教會時，有一位肢體邀請我吃飯。我其實很期待，想藉著這個機會彼此認識，也分享自己的故事。

但那頓飯的對話，說實話真的有點像一場見工面試——他詢問我的背景、過往經驗、恩賜，以及我覺得自己能在哪些方面幫助教會等。當這些資訊差不多問完後，談話也自然地告一段落。

那一刻，我心裡湧上一種說不出的失落與空白。

有趣的是，我並沒有因此離開教會。我留下來，繼續投入，但慢慢被捲入那個永無止境的忙碌漩渦，在教會生活的節奏中，成為群眾的一員。

回頭看，這其實是一種我們都很熟悉的文化：我們很自然地用「做什麼」來定義「我是誰」，也用事奉的多寡，來衡量自己的屬靈程度與忠心表現。

忙碌，往往不是出於壞動機

多年過去，我在教會裡不斷服事——司琴、敬拜帶領、細胞小組組長、主日學老師、執事、領袖團隊成員。再加上全職工作，生活被事工與會議填得滿滿。

我們在講道中常被提醒，要像馬利亞一樣安靜在主腳前，而不是像馬大一樣忙亂；但現實中，我們總覺得事情太多了——如果我停下來，好像整個系統就會崩塌。

外表看來忠心委身，但內心卻越來越容易煩躁、失去耐心。現在回看，那不是因為信仰退後了，而是因為內在生命早已被過度消耗。我們很擅長安排事工、解決問題、推動進度，卻不太習慣照顧自己的內在世界。

慢下來、安靜地與主同在，而不只是為主不停地做事，對很多事奉者來說，其實並不容易。宣教士在向差會及教會交代事工時，也就很容易慣性地再次把那件「看不見的外衣」穿上。

「你在哪裡？」一個溫柔的問題

《創世記》中，神問亞當的第一個問題不是責備，而是：「你在哪裡？」那是一個關於狀態的問題，而不是表現，是一個帶著慈愛的邀請。不是「你做錯了什麼」，而是「你現在，在哪裡？」

然而，人往往選擇躲藏。

很多時候，我們穿上外衣，不是因為虛假，而是因為想保護自己——害怕讓人失望，害怕被拒絕，害怕一旦停下來，就顯得不夠屬靈。

我們建立各種外在結構來保護自己、鞏固自我價值：成就、角色、事奉、-----
他人的肯定。當這些包裝披上宗教外衣時，拆解就變得更加困難。

假我的特徵，其實並不陌生：自我保護、操控、防衛、自我推銷、害怕被看見軟弱。而其底層情緒，往往是恐懼。



屬靈成熟，必經內在之路

我們以為屬靈生命是向上、向外；卻忽略了，與基督的關係，也必須向內。
我們不太願意面對情緒——特別是憤怒、悲傷、恐懼。我們認為那是軟弱、
浪費時間，甚至會拖慢事工的進度。

但事實是：若你想認識神，先要認識自己。
通往神的道路，必然經過自我認識。
成熟的門徒，不是沒有陰暗一面，而是有勇氣正視它。

當我們對內在狀態不敏銳時，我們容易活在否認與幻覺中；
而當我們不在現實中，也就不在真正的屬靈生命裡。
真正的屬靈生命，並不是逃避現實，
而是面對現實的勇氣。

自我照顧，也是屬靈的一部分



自我照顧，並不是自我中心；
而是承認我們是有限、有情緒、有需要的人。

當我們願意誠實面對自己的疲累與需要，
不是變得軟弱，反而更能真實地走在跟隨耶穌的路上。



謝賢正

生於香港，曾於英國及荷蘭求學，
現於阿姆斯特丹擔任全職心理治療師。專業領域包括情緒壓力、創傷修復、跨文化與家庭關係，以及人生階段轉變的支持。
除心理治療工作外，謝弟兄亦於荷蘭不同華人教會參與講道服侍，並與國際差會合作，為宣教士提供心理輔導服務。結合信仰與心理認識，協助不同背景的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管理壓力，在信仰與生活之間尋找平衡。

一個溫柔的停頓

也許今天，我們需要的，不是做出什麼重大的改變。

或許，只需要一個小小的停頓。

如果你願意，可以為自己寫下一個句子：
今年，我想對自己_____一點。

也許是溫柔一點，慢一點，誠實一點，接納一點，
或允許自己休息一點。這不是退後，而是為了能更真實地繼續走下去。



瞥見一隅：南亞系列

世界之巔下的 信仰圖景

南亞地區的地緣很特別：除了兩個島國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兩個沿海國印度和孟加拉外，還有兩個隱世的山國。有人稱她們是人間最後的樂土，有人形容她們神聖不可侵犯——尼泊爾和不丹，處於全球最高山脈之中，宗教政治、風土民情，好像從來不進世人視線之內，增添了幾許神秘感。這次，我們先來認識尼泊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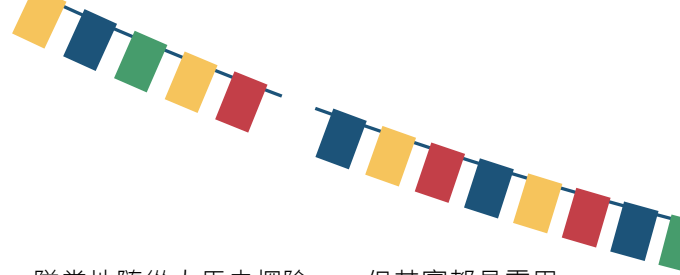
尼泊爾是個內陸國，北部喜馬拉雅山脈成為與中國分隔的天然屏障，其餘三面則被印度包圍。國土面積接近15萬平方公里，比柬埔寨或中國廣東省更小，但南、北二端卻有8800米的海拔差距。首都加德滿都位於國家中部海拔1300米，人口290萬，是全國人口十分之一。

超過80%的尼泊爾國民信奉印度教，使其成為該國的主要宗教。當地信徒主要敬奉濕婆，以及印度教中的眾多女神。¹不得不提，佛教創立的起源卻

1 本質旅遊《本質故事·尼泊爾專欄》<https://essence.travel/essence-in-south-asia/nepal/nepal-festival/>

Photo from Sudhan Chitgopkar & Sushanta Rokka by unsplash.com





與她息息相關：西元前七世紀，佛陀釋迦牟尼是出生於尼泊爾的王子，對當時印度教的教義產生疑問，經過潛行苦修，最終「頓悟」創立了佛教。當時佛教曾有一段相當興盛的時期，直到西元九世紀，經過改革後的印度教再次興起，重新主導印度的宗教文化。只是，信仰文化經過長年累月的植根，而且佛、印二教也可以說是出於同源，現時的尼泊爾人雖口稱是印度教徒，但信仰裡還存留很多佛教元素，甚至她們可以共同使用同一處宗教場所。由於深受宗教信仰影響，尼泊爾人十分重視祭祀和宗教節慶。每年不同季節，都為新年、工作、豐收、家庭各種「大事」慶祝一番。人們穿著絢麗服飾，聚集一起唱歌跳舞，既是祈福，也是聯誼。也許正因如此，世人覺得他們是快樂、友善，同時帶有幾分神秘色彩的民族。

對更多人而言，尼泊爾之所以聞名於世，皆因世界十大高峰中，她便獨占八席。喜馬拉雅山脈孕育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多年來一直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探險家和登山家，前來挑戰攀登這座世界之巔。許多外國人覺得，登上「世界第一高峰」是一場競賽，是一種個人成就，也希望能被記錄為世界紀錄的一部分；然而，對當地人，尤其是山區住民而言，這座高峰卻是一處神聖莊嚴的聖地。面對聖山的挑戰者，也許充滿著矛盾：他們既是神山的騷擾者，同時也是山區住民所仰賴的經濟提供者。這群當地住民是尼泊爾的雪巴人，他們熟悉山區地形、擁有驚人的卓越體能，近一百年來都是攀山探險家不能或缺的助手。然而往往揚名於世的只有探險家，卻沒有幫忙引路、運輸物資的雪巴人份兒。其中一個雪巴人在記錄片《勇闖世界14高峰：挑戰不可能》如此描述²：

「許多與雪巴人上山的外國登山家，活像過去前往非洲或中南美的白人探險家，帶著大

隊當地隨從人馬去探險——但其實都是雪巴人（跑在前面）幫你固定好繩索，你只需爬上去就好。」

友善待人的背後，也許隱含著尼泊爾人對外國人的另一種觀感。

在一個嚴守信仰傳統的印度教國度中，叫人改變信仰被認定為違法行為，而且外國人又留下一定程度的不良印象……那麼，被看作外國人宗教的基督教，在尼泊爾處於什麼樣的位置呢？根據網上資料，2001年的普查記錄顯示，尼泊爾的基督徒比例只得11萬（0.45%），2011年增長到38萬人（1.4%），2022年一項可靠的調查記錄顯示有68萬人（2.2%）³，每十年都達到倍增的情況，數據令人鼓舞，因而尼泊爾被視為全球基督徒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長久以來，天主教與基督教在當地的慈善事業，如辦學與扶貧等方面，皆具有相當影響力。加上相較於「種姓制度」所帶來的不平等，基督教所強調的無私之愛與平等價值，在受壓迫與貧困的群體中引起了強烈迴響，因此皈依基督教的人數亦逐漸增加。

教會逐漸興旺，逼迫也隨之加多。宣教士冒險公開派發聖經、傳揚福音，或信徒因誤觸文化禁忌而陷入衝突（如殺牛、吃牛肉等），都可能引發部分極端印度教徒的反感與攻擊。

辦學與扶貧平台，加上信徒美好的見證，固然為基督教提供了持續發展的空間，但教會同時也需留意各種信仰表達的合宜性，避免對當地宗教與文化造成衝擊。畢竟，在宣教國度中，被逼迫、囚禁、驅逐甚至殺害，工人少一個，都嫌多。

2 林志都《今天來點跨文化，換日線》»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6724>

3 基督時報 <http://www.chinachristiantimes.com/>

尋索祂在我身上的旨意

我已於2026年4月頭到達了非洲東部內陸國家——烏干達，開展一年短宣之旅。藉此機會想與大家分享，上帝如何引領我，一步一步地走向這個決定。

我在母會已參與過數次短宣，那時候很青澀地認為可以順道旅行看看這世界，多好啊！記得到過雲南、馬來西亞、澳門，最後一次就是非洲烏干達。憶起每一次到訪不同的訪宣地點，進行的那些活動，都有很深刻的體會及感受，上帝藉著短宣讓我們看到祂的大能，沒有限制；祂愛所有人，不分國籍、膚色、種族。每次訪宣，都讓我更堅定、更確信上帝。漸漸了解訪宣不是旅行，而是看見上帝在這個大不同的世界裡所做的工。

第一次

2018年暑假第一次到訪烏干達，那時候主要協助服事中學生、小學生及幼稚園的小朋友，把信仰元素融入遊戲及手作中與他們分享。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與中學生做了手工後，他們用歌聲表達對我們的感謝——只有一把結他，還有他們最純粹的歌聲。聽了幾句後，我走出課室，哭成淚人，那畫面太美了！那是最純粹、最原始、最真摯的——生命本該是這樣……社會灌輸我們過多的期望、資訊、物質，叫我們一味追逐外在的事，忘了本質。這一次回港後，感動已存在心裡，當地小孩的樣貌及笑容偶爾會浮現在腦海中。

第二次

後來，2019年發生COVID-19，我便把這感動擱置下。2024年頭，教會姊妹告知我將於暑假到烏干達訪宣，因溝通問題，當我再查問時，已截止額滿了！我難掩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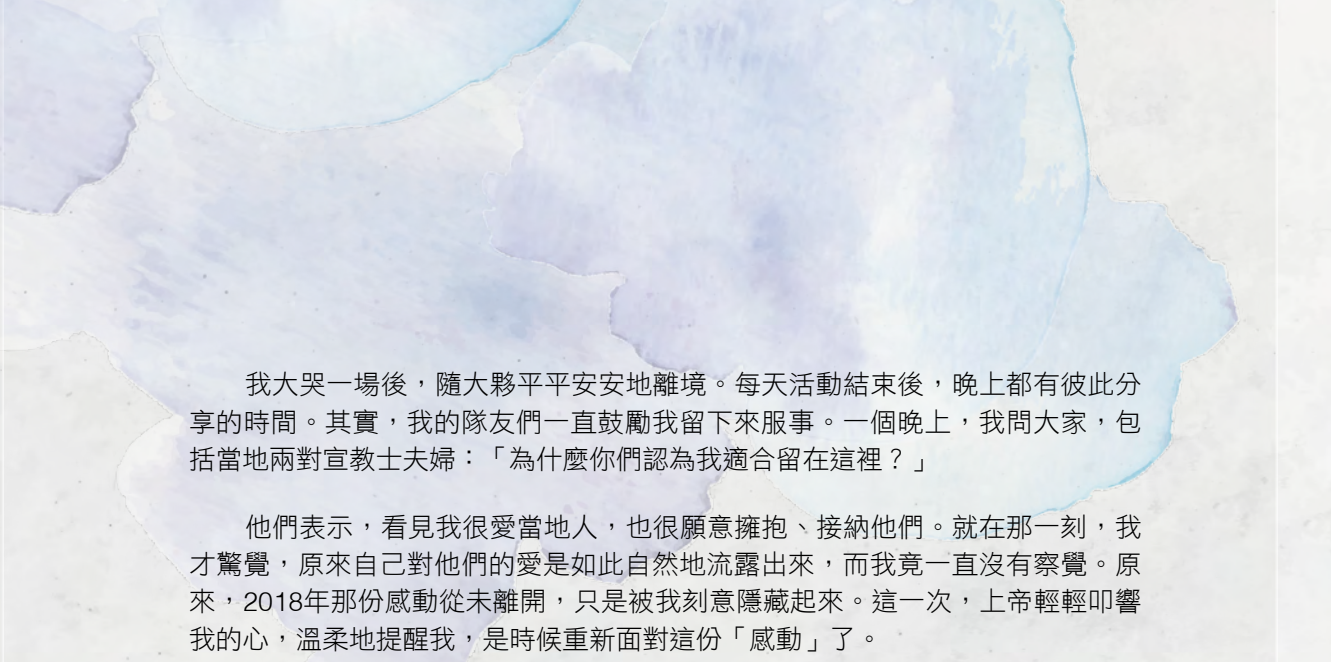
但之後又因一位姊妹到神學院讀書，騰出了一個名額，由我補上——我深深相信，上帝開了這扇門。

出發前，我向上帝求問：「祢可否告訴我，祢想我怎麼做？祢想我出去嗎，祢認為我適合嗎？」當時狀態很差，無緣無由滿心焦慮、擔憂。家恩送了些卡牌給我和隊友，在機場集合時，我翻看抽到的卡牌，忍不住哭了。卡上寫著：

我寶貝的孩子，我愛你，
就連你的頭髮我都數算。
你充滿創意與活力，
時常有許多獨特的想法與觀察，
如同那萬綠叢中的一朵紅花，
美麗綻放！
我要將信心持續加添給你，
專心來尋求我的話語，
我將屬天的智慧與眼光大大賞賜給你！

愛你的天父





我大哭一場後，隨大夥平平安安地離境。每天活動結束後，晚上都有彼此分享的時間。其實，我的隊友們一直鼓勵我留下來服事。一個晚上，我問大家，包括當地兩對宣教士夫婦：「為什麼你們認為我適合留在這裡？」

他們表示，看見我很愛當地人，也很願意擁抱、接納他們。就在那一刻，我才驚覺，原來自己對他們的愛是如此自然地流露出來，而我竟一直沒有察覺。原來，2018年那份感動從未離開，只是被我刻意隱藏起來。這一次，上帝輕輕叩響我的心，溫柔地提醒我，是時候重新面對這份「感動」了。

信心

2024年8月回國後，沉澱、祈禱。10月我主動致電華傳，分享我的感動。多次來回溝通後，華傳建議我先參與一年的「實習宣教士計畫」。面試過後，我仍感到戰戰兢兢。雖然只是去一年，但家鄉、本來的生活方式和習慣等，都需要暫時放下……然而，上帝一步一步陪伴我走過。

記得籌備期間，出現了許多令人憂心的事情，但上帝教導我學習等候。「Don't rush, I will handle it.（不要急，我會處理）」這是很深刻的提醒。聖靈提醒我，這是一份信心的功課！在人不能，在上帝絕對可行。

很真實地說，對一個在城市中長大的我而言，要放下原有的一切，去追尋未知和不確定的道路，需要何等大的勇氣和信心，才能跨出這一步？這不是為了表現自己的勇敢，而是更想表達：為了上帝，我願意用這一年的時間去尋索祂在我身上的旨意。因為過去的經歷不斷告訴我，上帝就是那位信實的上帝。

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我所需要的，祂都必加給我。首要的，是定睛於上帝。



踏上宣教路 April

當四月暖陽灑在紅土地

我是一名剛剛踏上工場的宣教士——April，一個很普通的名字，卻因上帝賦予的新意義而不再一樣。

宣教士所結的宣教果子

我常說自己是在宣教士「生養」下成大的，親身見證並經歷了宣教士、短宣隊及支援者的付出。他們跨越地域、不計代價為靈魂所做的一切，奠定了我信仰的根基，也在我心中撒下了宣教的種子。

20年間，上帝引領我從旁觀者，到參與者，繼而成為接棒者。如今使命在肩，雖覺沉甸甸，卻因自身經歷而心懷盼望——宣教播撒的種子，必將繼續成長繁衍下去！

聽到了烏干達的呼聲

我人生的前半場，烏干達於我不過是地圖上一個模糊的座標。上帝卻在我尋求探索、進深裝備時，藉著一位導師，指引我航向這片從未預想過的紅土地。

從初聞時的陌生，到禱告後的篤定，我見證了祂奇妙的作為——所有引線，最終都指向了烏干達。這不僅是地理上的遷移，更是上帝對我這器皿的全新陶造。就這樣，我踏上了前往紅土地、落實異象的短宣旅程。

前往工場途中，我在香港機場與短宣隊會合。候機時，神藉隊員們分享的影片與照片，不斷觸摸我心，我不禁潸然淚下。而工場中心的那副壁畫，以及林安國牧師那句：「船被造，不是為了風平浪靜的避風港，乃是為驚濤駭浪的深海洋」，讓我明白——啟航之時將至。

然而，真正讓異象「落地」的，是抵達後的第二天，與當地孩子一同遊覽動物園。當我沉浸在與孩子們遊園的歡聲笑語時，董牧指著遠處一群身著綠色校服的孩子道：「那是穆斯林學校的孩子，現在很多伊斯蘭機構在這裡投資建學校，為爭取下一代。」

這番話直擊我心——是啊，基督徒在哪？倘若我們因吝惜而退縮，豈不是將靈魂拱手相讓？

沒有行動的異象是死的

一個月的短宣，上帝成就了所有印證。祂又藉著一位講員說的一句話：「Vision without action is dead（沒有行動的異象是死的）」，引領我回應了祂的呼召。

回看過往，無論是人海中的匆匆擦肩，還是生命里的破碎瞬間，都藏著祂的大愛。我就像被百般寵溺的小女孩，懵懂地走在祂預備的恩典之路上。直到祂叮地一聲開啟我的心——原來所有的兜兜轉轉，都是為了讓我的生命在進入祂的命定。願我這縷「四月暖陽」，能不負主托，成為多人生命中的暖陽。

邀您同行——一同溫柔發光。

窗內有光 —— 陳雅蘭

窗內有光

在宣教故事裡，我們常看見前線的腳蹤——跨越文化的服事、與人同行的見證、以及福音傳遞中的喜樂與挑戰。然而，這些可見的成果背後，還有一群默默守望、細緻承托的同工，他們或許不在鎂光燈下，卻在後方讓這份光持續燃亮，成為宣教事工得以不斷前行的重要力量。他們，就是一群同樣不可或缺的後方支援者。

感謝神，自2015年加入華傳以來，我被託付在一個看似平凡卻意義深遠的位置上，扮演一位站在窗內的角色。今天打開窗，邀請您走進宣教後方的真實日常，看見那些鮮少被述說、卻始終支撐前線的點滴事奉。

後方的工作，往往不具戲劇性，卻有持續的責任與細緻的擺上。從幕後事工的籌畫與推動開始，每一個宣教計畫的誕生，都不是一時熱情，而是經過禱告、討論與反覆評估的過程。我們需要思考禾場需要、同工恩賜、資源配置，以及長遠發展的可能性。這些看不見的預備，正是前線能夠穩健開展的根基。

資源籌募與管理，是另一項關鍵卻不易被理解的工作。宣教從來不是單靠感動推動的事工，它同樣需要實際支持與嚴謹的管理。每一筆奉獻的背後，都是信徒的信任與託付，因此如何妥善運用資源，使之發揮最大效益，是後方同工必須謹慎面對的責任。從預算編列到支出監督，從緊急需要的應對到長期支持的規畫，這一切都關乎宣教工作的持續與健康。

“後方的工作，往往不具戲劇性，卻有持續的責任與細緻的擺上。”

Photo from Thomas Dewey by unsplash.com

在同工的徵召與差派上，我們也承擔著重要角色。一個人回應呼召，是陪伴的開始——從初步了解與分辨，到裝備與訓練，再到差派前的預備，每一個階段都需要耐心與關懷。宣教士被差派出去，並不意味著他們「離開」了，而是進入一個更需要被支援與同行的階段。後方的責任，正是在這條路上持續與他們並肩。

宣教士的關顧與支援，是後方事奉中最貼近人心的一環。長期在異地服事，他們面對的不只是文化差異，還有孤單、環境壓力，以及事工上的挑戰。後方需要成為他們可以依靠的支持網絡，無論是在情緒低落時的一通問候，還是在突發狀況中的及時協助，都可能成為他們繼續堅持的力量來源。

有時，這些支援體現在具體而瑣碎的事務上，例如保險、醫療、簽證與行政手續，甚至是與差派教會之間的溝通聯繫。這些事情看似細微，卻直接影響宣教士的生活穩定與事奉品質。後方的角色，正是在這些細節中體現出愛與責任，讓前線同工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專注於使命。

與此同時，與教會之間的聯繫與協調，也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工作。宣教從來不是個人行動，而是教會整體的參與。後方需要在宣教士與教會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橋樑，讓資訊能夠真實流通，讓代禱能夠具體落實，也讓教會更深參與在宣教的使命中。當教會不僅是「支援者」，更成為「同行者」時，宣教的果效也將更加深遠。

「窗內有光」這個意象，對我而言，不只是一個角色的描述，更是一種提醒。光，並不一定來自耀眼的舞台，它也可以在安靜的角落中持續發亮。後方的事奉，或許少有人看見，卻真實地參與在神國度的擴展之中。當一盞燈

在窗內點亮，它所發出的光，不僅照亮室內，也會從視窗透出，成為遠方行路人的指引。

這些年來，我逐漸體會到，宣教並不是前線與後方的分割，而是一體的配搭。有人被呼召走出去，也有人被呼召守望與支援；有人在異地播種，也有人在本地澆灌。不同的位置，卻承載同一份使命。若少了後方承托，前線的腳步將難以持久；而若沒有前線回應，後方的付出也失去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不斷被提醒，後方的事奉同樣需要屬靈根基。若只是處理事務，很容易陷入忙碌與疲憊之中；唯有在神面前不斷更新，才能在看似重複的工作中，仍然保持使命熱度。每一次禱告、每一封往來的郵件、每一項行政的處理，都可以成為敬拜的一部分，當我們是為主而做，就不再有「大小之分」，只有「忠心與否」。

回顧這段旅程，我心中充滿感恩。感謝神讓我有份參與這看似隱藏、卻意義深遠的服事；也感謝許多同路人，在不同崗位上彼此配搭，一同承托這份使命。我們或許不會被記得名字，但神看見每一份忠心，也記念每一滴為祂國度所擺上的心血。

願「窗內有光」不僅是我個人的故事，也成為更多人的提醒與邀請。也許你未必被呼召踏上遠方的土地，但你同樣可以在後方成為那一束光——透過禱告、奉獻、關懷與參與，讓宣教的火持續燃燒，讓更多人得以看見盼望。

當窗內有光，黑暗就不再完全；當眾人同心，這光就能傳得更遠。願我們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忠心點亮那一盞屬於自己的燈，一同照亮神所託付的世界。

陳雅蘭 華傳新加坡辦事處主任

生命中的預備

吳晨星

寫這封信，是為了感謝教會和華傳一直以來對我和家人的支持。我想藉此分享搬到加拿大後的經歷，包括適應新環境，在那些順境和逆境中，神如何透過放在我生命中的人們，經歷祂的恩典和帶領。

2021年新冠疫情後，神為我開了一扇門，讓我能夠到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修讀心理學。在UBC的經歷中，我更了解自己，也更清楚地體認到未來服事神子民的方向。我是宣教士的孩子，從小在蒙古長大，與父母多次探訪城市中最貧困的地區，也和生活在貧困環境中的孩子們一起長大。這些經歷讓我意識到，內心深處對那些受傷、飽受苦難和壓力的人，特別有負擔，特別柔軟。

過去五年，我擔任UBC「憂鬱、焦慮和壓力實驗室」志工，曾陪伴一位患有自閉症和整體發育遲緩的孩子，此外，也在UBC第十教會兒童事工和敬拜團隊服事。我想，神賜給我一顆能夠體會同理他人的心，去關心和幫助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我也漸漸看到，輔導工作能夠將我的個人特質與服事他人的心志完美結合。

畢業後，我計劃先工作一段時間，不論是在業界或神為我預備的其他道路上，直到有能力負擔輔導心理學研究所的學費，並成為一位合格的心理治療師。在這

段期間，請為我禱告，祈求神指引我，讓我能走向祂要我去服事或協助的群體。

我非常感恩，神透過許多教會、一起服事的華傳同工及領導們，給予我們許多支持。經由華傳，家父得以與其他宣教士連結，他們主動地聯繫我，在生活上幫助我，並把我介紹給他們所認識的人，這讓我在舉目無親的加拿大有了一個基督徒的社群並融入其中。

在大學期間，我也經歷過不少困難，包括經濟上的壓力，以及尋找住處時所面對的挑戰。但我始終仰望神，深知祂與我和家人同在，體恤我們的處境，一步一步引導我們。華傳的宣教士朋友，以及他們所認識的基督徒家庭和弟兄姊妹，也幫助我更加親近神，助我堅持不懈。

感謝神，透過華傳和基督徒朋友，向我展現祂的慈愛與支持。我也感謝神，在我們生命中的預備和供應，使用我們去傳揚福音、扶持彼此，並為別人的生命帶來影響。

願神祝福大家！

宣教同行2026

植愛於里約與清邁

在巴西里約的街頭、泰國清邁的草地上，有許多孩子正渴望被看見，等待著愛與引導。華傳宣教士深入當地，透過「活動中心」與「足球事工」成為孩子們的生命導師，將福音與盼望帶進每個家庭。

我們邀請您，成為這份生命工程的共同植樹者與護林人。



01 巴西里約：守護華人二代，建立屬靈磐石

【兒童、青少年福音營與少年團契】

里約熱內盧，這座熱情的城市裡居住著數萬名華人。身處多元文化衝擊中的「信二代」與華人青少年，正處於價值觀建立的關鍵期。他們需要的，不僅是一個遊樂場，更是一個充滿安全感、能認識真理的家。

・我們的使命：透過營會、聚會及小組，讓信仰在6 - 18歲的孩子心中紮根，並以孩子為橋樑，讓福音走進長期觀望的華人家庭。教會已成立提摩太少年團契，盼能藉由營會與持續訓練，為神國培育青少年領袖。

・資金用途：所籌得的資金將主要用於推動兒童及青少年事工，包括舉辦營會及訓練活動的場地租金、膳食開支及交通接送，讓更多孩子能安全穩定地參與活動。資金亦將投入於購買活動所需物資，並在教會設置適合兒童與青少年的互動及體育設施，以建立健康交流、持續參與的平台，進而促進關係建立與生命成長。



支持方案：

・ 每年需8,000美金 ・ 服務人數：30人

♡ 每支持80美金 = 離目標更近1%



02 泰國清邁：滾動生命，建立品格紀律

【清邁足球事工】

在清邁，足球是男孩們的共同語言。許多來自泰國、撣族與緬甸家庭的孩子，放學後往往缺乏陪伴——足球場便成了最好的教室。



- ・ 我們的故事：自2025年7月啟動以來，參與人數已從30人成長至50人。透過規律的體能訓練與陪伴，孩子們不再沉迷手機，而是學會了紀律、責任感與團隊合作，家長們也看見了生命的蛻變。

- ・ 我們的目標：透過足球建立穩定的關懷平台，引導8 - 15歲具佛教背景孩子，在汗水中經歷上帝的愛，建立正向價值觀。

支持方案：

- ・ 每年需3,500美金
- ・ 服務人數：50人
- ♡ 每支持70美金，即可資助一名孩子參與一整年的足球課程。

您可以如何參與？

- 1. 奉獻支持：** 您的每一份資助，都是孩子生命成長的美麗澆灌。
- 2. 恆切禱告：** 為宣教士的體力、智慧，以及孩子們的心門開啟禱告。
- 3. 分享異象：** 將這份需要分享給身邊有負擔的弟兄姊妹。



歡迎掃碼了解更多，
聯絡我們：ssau@goimission.net



華傳

誠邀您成為 本會的同行者

- ✓ 為本會固定恆常代禱
- ✓ 在所屬教會／地區舉行「為普世宣教祈禱會」（本會可提供資料）
- ✓ 邀請本會的同工到教會／機構分享宣教事工
- ✓ 成為本會義工
- ✓ 定期收閱《華傳》期刊（免費）
- ✓ 一次性／每月奉獻支持華傳各地宣教工場事工項目

(i) 歐亞非區

烏干達、阿聯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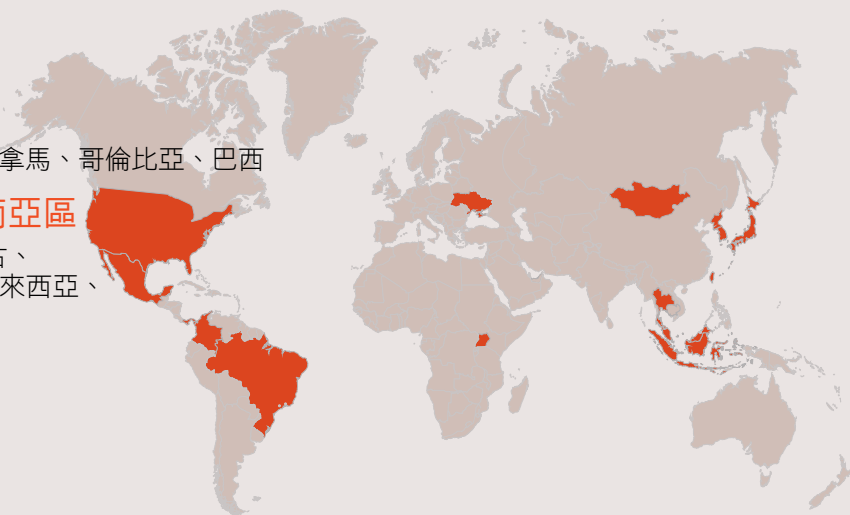
(ii) 美洲區

美國、墨西哥、巴拿馬、哥倫比亞、巴西

(iii) 東亞／東南亞區

台灣、日本、蒙古、
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印尼

(iv) 創啟區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奉獻表格

我願意...

- ☐ 為本會固定恆常代禱 ☐ 在所屬教會／地區舉行「為普世宣教祈禱會」
☐ 成為本會義工 ☐ 定期收閱《華傳》期刊
☐ 邀請本會的同工到教會／機構分享宣教事工
☐ 一次性／每月奉獻支持華傳以下項目：
○ 經常費：\$ _____
○ 宣教士：\$ _____ 宣教士姓名： _____
○ 宣教工場：\$ _____
○ 歐亞非區： ○ 烏克蘭 ○ 烏干達 ○ 阿聯酋
○ 中南美區： ○ 巴西 ○ 墨西哥 ○ 哥倫比亞
○ 東南亞區： ○ 柬埔寨 ○ 泰國 ○ 韓國
○ 創啟區
○ 特定事工／項目 _____ \$ _____

奉獻者資料 (請用中文正楷填寫)

姓名： _____ (先生／小姐／女士／教會／機構)
電 郵： _____
聯絡電話： _____ (住宅) _____ (辦公室) _____ (手提)
通訊地址： _____

奉獻方式

- ☐ 支票奉獻 (支票號碼： _____)
抬頭請寫：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 銀行電匯 (細則請參右)

只供美國本土奉獻者使用

- ☐ 網上奉獻：登入 www.gointl.org
(信用卡或 PayPal)
☐ 信用卡奉獻 ☐ Visa ☐ Master
☐ American Express
信用卡號碼： _____
持卡人姓名： _____
有效日期至： _____
☐ 每月奉獻 (細則請參右)
☐ 一次捐款 (細則請參右)
持卡人簽署 _____ 日期 _____
(須與信用卡簽名相符)

使用個人資料同意書

本人同意／不同意華傳使用所持有本人／教會／機構的個人資料 (包括姓名、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郵寄地址資料等) 用於活動、課程、招募、宣傳推廣及邀請、籌款、收集意見等相關訊息。
(* 請刪去不適用者)

簽名

日期

銀行電匯細則

銀行名稱：
Bank of America
銀行地址：
San Bruno, CA 94066
Swift代碼：
BOFAUS3N
戶口名稱：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戶口號碼：
01234-08462

信用卡奉獻細則

(只供美國本土奉獻者使用)

每月奉獻：

本人現授權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由本人之信用卡賬戶內定期扣除上述之賬款，直至本人另行通知為止。本人同意此授權書於本人之信用卡有效期後及獲續發新卡時繼續生效，並毋須另行填寫授權書。

一次捐款：

請於本人之信用卡賬戶內一次過扣除以上賬款。

奉獻細則

- 請填妥表格後封口，以郵寄、傳真或電郵的方式交至本會辦事處。
- 透過網上或信用卡奉獻，銀行將扣除奉獻額4%作手續費。本會只能發出美國政府認可之免費收據。

謝謝您的禱告和奉獻。

賜恩的神，
在我們的缺乏上，
顯出格外的恩惠。



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

由全球各差派地區的教會、牧者和基督徒一起連成一個國際性的差傳網絡。現有來自各地的同工約二百位，在全球各地作同文化及跨越文化工作。

工作範圍包括：

- 一、推動差傳/差傳教學
- 二、招募和訓練宣教士
- 三、開荒佈道/建立教會
- 四、工場拓展/開發
- 五、出版差傳刊物/書籍

目前全球四大區的十三個宣教工場皆每年擬發展計畫，增加事工及人力，此外還有多個工場等待開發，因此急需積極招募新宣教士加入團隊，拓展天國大業，更需教會認領這些工場，共同參與。

毫不保留、絕不退縮、從不後悔



Photo from Akhil Pawar Unsplash

經費需要

教育與福音並行——緬甸社區事工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們透過教育平台接觸當地社區，將基督的愛帶給有需要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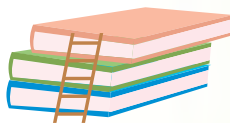
一、榮益學習中心 (Myanmar SDG)

榮益學習中心提供漢語教育，服事對象包括兒童及職業青年。學習漢語不僅幫助他們提升升學與就業機會，也成為我們與當地居民建立關係、分享福音的重要平台。

事工經費需要 (每月)

項目	金額 USD
榮益學習中心	330
Zion Hub 當地同工 (2 位)	326
Zion Hub 幼兒園設備與教材	100
每月總計	756

二、Zion Hub 貧民窟社區事工



(一) 補習班

自2025年起，我們在當地貧民社區開辦補習班，為小學至中學生提供課業輔導，並支援兩位當地基督徒姊妹成為全職同工，陪伴學生成長，也藉此接觸家庭、建立信任。

(二) 幼兒園事工

由於許多家庭無力負擔幼兒教育費用，不少幼兒缺乏適當照顧與學前教育。因此，我們在同一社區開設幼稚園，服事這些孩子。

我們深信，幼兒階段是撒播福音種子、建立品格與價值觀的重要時期，盼望孩子從小認識神，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

願神使用這些微小的服事，成為祝福社區的管道，並將福音的盼望帶給下一代。也懇請弟兄姊妹為人力、物力及財務供應代禱，使各項事工得以持續發展。

若您有感動給予經費支持，奉獻支票請寄到華傳國際總部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P.O. BOX 99 SAN BRUNO CA 94066 USA 或本會各地區辦事處。奉獻請註明「緬甸社區事工」





啊，是有點久遠了。

那個我離開的校園，夢想的搖籃，偶爾仍幻彩般出現在夢裡。一次次，我給孩子說起那些校園故事，像放下一顆顆小石子，一起鋪一條通往知識殿堂的路。我曾經的憧憬，慢慢成了他的憧憬。

只是，它悄然，卻又急速地，換上了一副我不再熟悉的模樣。

郵筒和公共電話亭早已隱沒，成了時代的背景板，如今，人手一機，在虛擬與現實之間頻繁穿梭。有人在凌晨三點的宿舍裡滑手機，試圖用信息、無盡的資訊填補空白；熱鬧的聊天室與網路論壇，早已化作時代裡一幀閃爍的記憶。如今，校園的議題不再只是成績與升學，更多人把自我價值交給了排名、流量與點讚數。

然而，在那陌生的樣貌底下，藏著的，卻是熟悉的氣息——焦慮、孤獨與身分迷失，在人群中看似熱鬧，內心卻長久失語。惆悵與徬徨穿越了一個又一個時代，落在這個科技高速運轉、流動的世代裡，更顯混沌、失控。

漸漸的，校園成了世界鏡頭聚焦的地方，常以不同的模樣登上社會新聞——暴力、霸凌、性、毒品，以及逐年攀升的自殺率。彷彿硝煙未散，戰場卻已悄悄轉移。昏暗失序之中，在一切看似不再單純的校園生活裡，我想起那最純粹的救恩故事，也想起——還有福音。

以及，還有一群始終帶著盼望、提燈走進校園的人。



「只要何處有學生在掙扎，或迷失方向、或缺乏滋養、或誤入歧途，我們就在那個地方實踐耶穌基督的愛。我們就好像『提燈人』（The Lamp-bearer），燈火不是為了照亮對方的缺點，而是為了照亮他腳下的路，防止他摔跤。」〈提燈人·劉鳳英〉

同樣多年投身校園事工的田正平也說：「校園事工的價值，不只在於帶領學生信主，更在於他們人生最關鍵的階段，幫助他們在這位不改變的上帝裡面找到錨定。」〈走進液態校園：在流動的世代中，與大學生一起尋找那不變的福音〉

福音若要被聽見，必須先被理解為一個「在生活中發生的好消息」。不只走進校園，更要走進學生真實的心理空間——在被聽見之前，先聽見他們。

那些沉默失序的背後，是許多真實的痛，是尚未被看見、未曾被處理的情緒創傷……真正的陪伴，是願意走進那團複雜，真誠對話，成為一個堅韌而穩定的存在。

讀到這裡，回憶變得溫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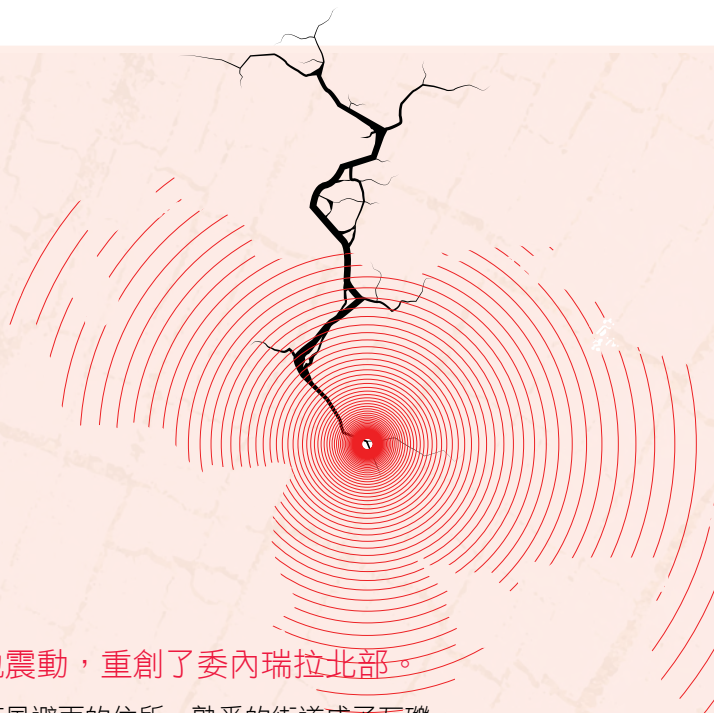
我也是一個被陪伴的人。那盞微光，曾穿過我的疑惑與憂懼，靜靜照亮心房，走過青春裡那些莽撞狼狽的日子。

孩子換上整齊校服，準備出門了——晨昏夜晚，我願為他點亮一盞燈，從一段路，到另一段路。

我相信，不管是在校園，還是在人生每一個岔路口，神都會為他預備許許多多的提燈人；我也相信，有一天，他也會提起神放在他生命裡的那盞燈，照亮自己、照亮他人。



讓盼望，
在瓦礫中萌芽



6月24日，大地震動，重創了委內瑞拉北部。

許多家庭失去了遮風避雨的住所，熟悉的街道成了瓦礫……
塵土飛揚，驚懼瀰漫，孩子們驚恐地抱著父母，尋找身心安放之處。

根據UNICEF估計，這場災難已影響約180萬人，
其中包括68萬名兒童。他們迫切需要食物、飲水、庇護，
以及一份來自你我的關懷與希望。

華傳將與委內瑞拉當地華人教會、國際基督教救援組織合作，
一同投入災後救援工作，陪伴受災家庭走過最艱難的時刻。

此次所募款項主要用於：

1. 提供受災民眾所需的一般人道援助，供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2. 支持救災同工的後勤需要，使前線救援工作能持續進行。

我們或許無法親臨災區，卻能送上愛心成為他們的力量。

深願我們遞上「一杯涼水」、真誠的祈禱，與受苦的人同在。

誠摯邀請您透過華傳總部及各地區辦事處，
奉獻支持委內瑞拉震災救援，讓盼望在瓦礫中重新萌芽。

*奉獻請註明：「委內瑞拉震災救援」